

# 中国传统红花染料与红花染工艺研究

## ——以丝绸之路上的红花传播为例

文 / 杨建军, 崔 岩

**摘 要:**红花是一种古老的农作物,可以食用、榨油、药用,因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同时,红花是非常著名的纺织品染料,在古埃及、古印度都曾广泛使用。现在我国种植的红花主要为药用,收红花籽供榨保健油,以及提取红花中所含的色素供食品工业应用。新疆现为我国最大的红花产区,供染色而种植的红花主要集中在日本山形县,并仍然保存着完好的传统红花染工艺。本文将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探究红花的传播线路、栽培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使用状况并做出分析和探讨。

**关键字:**红花;染色;传播;丝绸之路

### 1 红花的起源

现代研究通常认为红花起源于埃及,因为埃及具有其他古文明所不及的悠久历史,以及由确凿的考古发现证明历史时间的可信性。在埃及第六王朝时代(B. C. 2345-2181)的碑文中曾有关于红花的记述,在埃及木乃伊墓中(约 B. C. 2500 年)曾发现有用红花染料染成的黄色或淡红色带状织物,据推测可能为包裹木乃伊使用;在另一座埃及王墓中(约 B. C. 1300 年)还曾发现了红花植物的残迹,这也是最早出现的红花野生种,是截至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红花使用实例。由此可知,在距今约 4500 年之前,埃及已经开始种植红花并将其作为染料使用了,这正是大多数学者都将埃及作为红花起源地的原因。其次,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壶中发现了红花种子,其年代与埃及发现的红花染织物属于同一时期,据此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红花的原产地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红花起源于近东,因为栽培红花与两个野生种有亲缘关系,即在土耳其、叙利亚和黎巴嫩发现的波斯红花和在伊拉克西部荒芜地区和以色列南部发现的巴勒斯坦红花。日本学者星川清亲则认为红花的起源中心为埃塞俄比亚,并绘制了一幅以埃塞俄比亚为中心的红花传播路线图。还有,在印度和中亚地区也发现有接近的野生种红花,可以追溯的红花栽培历史约为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基于红花的变异性和古老的栽培,印度通常被人们认作是第二个红花起源中心,那里自古盛行红花染。在印度,红花也是一种古老的作物,不仅用于染制结婚外套的色彩,还将无刺红花幼苗当做蔬菜食用,所以印度的红花播种面积长期以来占世界第一位,约为全世界红花种植面积的一半。不过,由于印度红花栽培和使用的历史与埃及相比相差较大,也没有更早的史料与之对应。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阿富汗也是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染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023504011)

**作者简介:**杨建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副教授;崔岩,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文物系教师

红花的起源地之一,这是基于变异性和野生种接近。时至今日,关于红花起源众说纷纭。中国学者赵丰倾向于将埃及北部和近东地区看作是红花的起源中心,印度和中亚是红花传播过程中的两个中转站。理由是埃及和近东均位于具有大量特有种属的地中海东岸附近,在这里曾发现古老的红花染色资料和红花野生种,说明了红花在这一地区种植和栽培时间的久远<sup>①</sup>。

从红花特点和习性来分析,由于红花耐干怕涝的植物属性,它的起源地都需要满足水分有限而日照强烈的自然生态条件,否则便不符合红花的生长规律。这样看来,将埃及作为红花的起源地不仅符合考古出土的发现证据,同时也符合红花植株生长需要的满足条件。

## 2 红花在西域的使用状况

西域是汉代以后对于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具体来讲又包括两重含义: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本文取其广义。

在印度,红花的使用历史非常久远,一些古文献记载的红花染色证明了这一点。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摩诃僧祇律》(卷二十八)载有印度远古的真绯、郁金染、红蓝染的染色,红蓝花即红花,它所染制的红色是区别于赤色的,因为红和赤在印度古代色彩体系中是两种色彩概念。此外,同书(卷三)还记载了一种黄蓝油,黄蓝是红花的另一个别名,古时以这种植物种子所榨的油燃灯,或取它的烟煤造墨称之为红花墨,是十分著名的。根据陈竺同先生的研究,《旧约》中说古代西亚细亚有着红衣可以避免雪患的风俗,也可以证明红色的风行<sup>②</sup>。可见,在印度和中亚地区种植和使用红花都曾非常盛行,这与当今印度广泛的红花种植现状也是相符的。同时,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印度和中

亚地区也应作为起源自埃及的红花传播中的一环,对红花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公元前138年,中国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原意为古代以中国为始发点,向亚洲中部、西部及非洲、欧洲等地运送丝绸等物的交通道路之总称。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初使用该术语时,只指称从中原地区,经今新疆而抵中亚的陆上通道;后来,所指范围初步扩大,以至远达亚、欧、非三洲,并包括陆、海两方面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为古代社会的经济、贸易、宗教、文化沟通的重要渠道,历史上曾经将许多异域的动植物输入到我国境内,源自埃及的红花也不例外。

红花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是我们得知位于西北的匈奴地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就已经利用红花中的红色素,提取作为燕支的颜料。燕支这个名称见于《史记》,但却是匈奴的产物。《太平御览》引《西河旧事》的“匈奴歌”唱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史记·索隐》也记载有:“匈奴失燕支山。”可见匈奴人对逝去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燕支山十分痛心,这是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远征陇右、打通河西走廊的事情。宋代《尔雅翼》中解释的更加清楚:“燕支,本非中国所有,盖出西方,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习凿齿《与谢侍中书》曰:‘此有红蓝,北人采取其花作烟支,妇人妆时作颊色,用如豆许,按令偏颊,殊觉鲜明。’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燕支也。故匈奴有燕支山。”<sup>③</sup>可见以提取红花中红色素制作成的燕支,用来增饰女子娇艳的姿色,在汉代以前的匈奴地区已经非常盛行。以燕支为名的燕支山位于现今甘肃张掖市山丹县东南五十多公里处,历史上应为重要的红花产区,同

时，这里有着以红花制作燕支工艺的悠久传统。

因红花中包含红色素与黄色素，分别可以染红色和黄色，前者溶于碱不溶于酸，后者溶于酸不溶于碱，人们便利用这两种色素对酸碱液的不同反应来进行色素的分离和提纯，制作燕支是利用这一原理，染制纺织品同样是这样。西域地区的人们不仅利用红花中的红色素染制红色的丝线和丝绸（《说文解字》中解释“红”的概念为：“帛赤白色”<sup>④</sup>，接近于现代所称的“粉红色”），还把红花中的黄色素当做黄色染料来使用。这既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和掌握红花色素的不同属性，又表明由于提纯技术的限制，这个时期红花用于纺织染色尤其是以红色素进行染色的质量还不是最好的。

### 3 红花传入我国中原地区的情形

红花自西域传来，从我国西北地区传入中原地区的时间应在汉代。晋代张华所撰《博物志》记载红花是“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許多新奇的物种，其中包括红花种子，无论这种记载准确与否，在东汉医书《金匱要略》中已经将红花作为治疗妇女腹中血气刺痛的药材了。此外，《博物志》中所说的“魏地”即以安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一带，可见在河南等地已种植红花。北朝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更是详细记载了红花的种植要领、经济价值、干燥工艺和制作燕支的方法，因作者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人，足迹遍及山西、河南、河北等省，所以他书中反映的农业气候，主要是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的气候、土壤等种植条件基本类似，同属于北方旱作农业地区。因此至少晚至北朝时期，红花已经传播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成为当地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

自唐代以后，红花的栽培几乎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史书记载关内河南道、巴蜀滇区的山

南道和剑南道均贡红花，隶属江南道的宣州也用红花来染红线毯逐年贡献给帝王<sup>⑤</sup>。白居易在《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中写道：“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胡震亨于《唐音癸签》中的注解曰：“此则红花也，本非蓝，以其叶似蓝，因名为红蓝。《本草图经》云。”<sup>⑥</sup>由此可知，这是先以红花染制红色丝线而后再织成地毯的实例。这足以证明当时的人们已掌握了准确的红花染技术，并且用于高级丝织品的染色，这在红花染工艺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随着红花染工艺的进步，人们已经可以将红花中的红色素进行提纯并染制鲜艳的红色，古人形容为“真红”、“猩红”，这是相较之前带有黄色倾向的红色而言的。《天工开物》中记载：“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饼然后用，则黄汁净尽，而真红乃现也。”还写道：“染家得法，‘我朱孔阳’，所谓猩红也。”也就是说，想染得“真红”、“猩红”这种真正鲜艳的红色，需用红花饼进行染色，还必须将红花中的黄色素进行较彻底去除，方能显现。李中的《红花》诗亦云：“红花颜色掩千花，任是猩猩血未加。”为了得到“真红”、“猩红”等色彩，需要反复萃取和提纯红色素，有时需要将布料或丝线染六、七遍以上。红花染工艺耗工费时，其染制品也是十分珍贵的。

除了染制纯正的红色，将红花染液的浓度加以改变，还可以染出莲红、桃红色、银红、水红色等非常丰富的红色系，这在《天工开物》中已经有所论述。此外，岭南道韶州还用红花来染小退红色，宋代陆游《老学庵续笔记》卷一中也谈到：“唐有一种色，谓之退红……盖退红，若今之粉红，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无之矣。”现代日本天然染色专家曾以红花染工艺复原了“退红”色，是根据《延喜式》记载的红花染配比进行的，下文还将谈到。

#### 4 红花传入日本后的发展状况

红花约在日本飞鸟时代(592~707)或更早从中国传入日本,盛行于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到平安时代(794~1192)。日本最早记载红花染色的文献是天武天皇十四年(685)改定朝服色(《日本书纪》),亲王以上净位的“朱花(朱华)”即指红花染制的带有黄味的淡红色,它也写为“波泥孺”、“唐棣花”、“波祢受”等。“唐棣花”、“波祢受”一般指蔷薇科樱花属园艺植物庭梅、庭樱,其花为淡红色<sup>⑦</sup>。成书于公元八世纪后半夜的《万叶集》收录了跨越约四年的四千五百余首诗歌,其中涉及红花染内容的就有短歌二十二首,长歌七首<sup>⑧</sup>。由此可见,日本平安时代之前红花染已非常流行。日本平安时代被称为“红色时代”,非常盛行红染。与此同时,红花的种植因需求不断上升而遍及日本全国各地。

有“山中之国”称号的日本东北地区的山形县,四周群山环绕,最上川流经的村山盆地,昼夜温差大,川雾弥漫,非常适宜红花生长。因而山形的红花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上乘,称为“最上红花”。对于红花移植山形的时间,公认是室町时代(1338~1573)末期。对具体是山形城主最上义光(1546~1614)将红花种植引入山形境内,还是当时往来的诸国商人将红花种子带到酒田港,而后广泛种植,还有不同的说法。无论如何,进入江户时代,山形的红花栽培盛极一时,红花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江户时期红花最盛期山形产的最上红花,不管是产量还是品质都位居全国之首。正德三年(1713)出版的《和汉三才图绘》介绍了作为红花产地的相模、出羽、上总、筑后、萨摩等地,其中最上山形的产物品质最优。根据宽永八年(1668)的记录,日本当时年产红花四百五十驮至四百六十驮(一驮三十二贯,约一百二十公斤),到元禄年间(1688~1704)年产

量基本未变。随着红花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大,其产量迅速增加,到享保年间(1716~1736)后期和宝历年间(1751~1764),红花产量猛增,超过千驮。到文化年间(1804~1818)更是达到一千四百驮至一千五百驮<sup>⑨</sup>。关于红花产量,当时日本流传着“最上红花千驮”的佳话,可见山形红花产量之多,最多时达一千二百驮,当时日本全国红花产量在两千驮到两千四百驮之间,由此可知山形红花对于日本全国红花产量的重要性。

红花的保存方法,除了将花瓣直接晾干为乱花(散红花)之外,还有江户中期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制作红花饼(片红花)的方法。一般情况下,一反(约991.7平方米)土地种植的红花,可以采摘四十贯(约550公斤)鲜红花,将其加工成红花饼后,其重量减至为四贯(约15公斤),仅为鲜花重量的十分之一左右,非常便于运输和保存,而且红花饼的红色素还是散红花的十倍以上,所以在日本广泛运用红花饼的加工方法。江户时期山形的红花加工成干燥的红花饼,装船经最上川运到酒田港,然后再转运至敦贺港,最后运到京都,用于京红(化妆红)原料和友禅染等京染的染料。

进入明治时代后,最上红花随着化学染料“洋红”的普及而迅速衰退。明治初期,仅十年时间,红花就已经近于灭绝状态。到昭和前期,只有珍惜最上红花的农民进行零散的少量种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对粮食增产的极大需求,又大量挤占本已剩下不多的红花种植地。红花种植者只能珍藏红花种子,被迫停止红花种植。红花种植的停止,导致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京都传统红花染工艺,也几乎处于毁灭失传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有识之士掀起保护日本传统文化运动,传统染色学家对红花染技术进行研究,作为红花原料产地的山形县也逐渐恢复了红花种植。据统计,昭和五

十一年(1976)山形县的红花种植面积达到 814 公亩(81400 平方米),收获干红花产量约 920 公斤。虽然还无法与江户时期红花盛期相比,但对日本保护和传承传统红花染技艺而言非常关键。现在,红花已定为日本山形县的县花,对红花经济复苏和红花文化发展都发挥着积极作用。高濂地区是山形县最有代表性的红花种植基地,有“红花之里”的美誉。除了高濂地区,山形县有名的红花种植基地还有高泽、上贯津、溝延、箕轮、谷地、北谷地、六田、表藏王、弁天、中山、泷野、十王、高玉、荒砥等地。每年一进入七月,漫山遍野的红花是山形县夏季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沿丝绸之路从埃及、印度经中国传入日本的红花,在这里依然灿烂绽放着。

## 5 结语

本文梳理了红花作为染料植物的起源地和传播过程,以及经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以后的应用和发展。红花在我国古代社会红色染料发展历史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化学染料的输入和冲击,传统的红花染工艺已经失传。为了重新认识红花的染料价值,再现这种宝贵的工艺传统,我们不仅要从古代文献中挖掘相关资料,还要借鉴日本等国对红花种植、栽培和染色的经验,令其重新焕发光彩。

## 注释:

- ①赵丰,《红花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栽培和使用》,《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第61页。
- ②陈竺同,《汉魏以来异域色料输入考》,《暨南学报》,1936年第一卷第2期,第93页。
- ③(宋)罗愿,《尔雅翼》,石云孙点校,吴孟复、王福庭审订,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编,黄

山书社,1991年10月,第36页。

- ④(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274页。
- ⑤于邵,《降诞日进马及织成红锦地衣状》,《全唐文》卷425页1920上。
- ⑥转引自:尚刚著,《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8月,第282页。
- ⑦福田邦夫著,《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色》,东京:东京美术,2012年3月,第19页。
- ⑧中江克己編集,《日本の染織 18—紅花染》,东京:泰流社,1978年4月,第182~184页。
- ⑨中江克己編集,《日本の染織 18—紅花染》,东京:泰流社,1978年4月,第194页。

## 参考文献:

- [1](北朝)贾思勰著,缪启愉、缪桂龙译注,齐民要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2](明)李时珍著,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新校注本《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 [3](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4]杜燕孙编著,《国产植物染料染色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5]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 [6]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 [7]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 [8]中江克己編集,《日本の染織 18—紅花染》,东京:泰流社,1978。
- [9]福田邦夫著,《すぐわかる日本の伝統色》,东京:东京美术,2012。

(收稿日期:2013年6月10日)